

钢琴家孔祥东： 王子归来，恰似少年

孔祥东复出了？过去的10年，他怎么突然消失了？这是近来见到孔祥东的人，私下里都想问的两句话。所以，当东方艺术中心的东方市民音乐会传出消息，他将和99岁高龄的指挥泰斗曹鹏时隔几十年再度合作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时，门票迅速售罄，加座也卖得精光。这位在朗朗之前最具国际知名度、被誉为“钢琴王子”的钢琴家，仍被很多人关注着近况。近日，他做客青年报·青春上海《上海文化Talk》栏目，聊及被抑郁症“吞噬”的这么多年，“渡劫”结束的他将当下视为“生命的第二次出发”，“现在到了55岁，我更加随意了，不能说是‘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是哪’，但……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个状态。如今，我欢迎一切的惊喜惊艳惊恐，我无惧未来的未知。”

青年报记者 陈宏



钢琴家孔祥东。



被抑郁症吞噬的8至10年

1968年，孔祥东出生在上海苏州河附近的一个弄堂里。在大家还想着努力吃饱饭的时期，没有人会想到，6年后，弄堂里会响起钢琴声——孔祥东的母亲，四处举债并在其后的多年让全家节衣缩食，花当时的天文数字为儿子买下一架二手钢琴。

“现在想来，那简直是天堂里的美妙声音。”尽管小时候为练琴没少挨揍，但如今的孔祥东回忆起来，仍觉幸福。为此，他把这架如今很难称作钢琴的“古董”，放在了自己的工作室里，“我很珍惜这一段人生，所谓人生疾苦不是‘苦’，它是给到你励志的可能。如果你能感觉到苦，你还是幸福的，因为你还活着。”

有这样的感慨，是因为他随后走出了一条大起大落的人生曲线。孔祥东是年少得志的范本，自从1985年拿下全国钢琴比赛第一名后，他就一路开挂，先后在俄罗斯柴可夫斯基、西班牙桑坦德尔、美国吉纳·巴考尔、澳大利亚悉尼等国际钢琴大赛中取得佳绩，1993年从柯蒂斯音乐学院毕业后，他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

出道即巅峰，并且一直在巅峰的孔祥东，名头极响，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抑郁症盯上。当下，巴黎奥运会正如火如荼，孔祥东的思绪，偶尔会飘到16年前的北京奥运会。那时候，华语音乐界几乎全部出动参与

创作奥运歌曲，孔祥东也不例外，他联手曾为多届奥运会、足球世界杯打造主题曲的世界级音乐家乔吉奥·莫罗德，创作了《Forever Friends (永远的朋友)》，中文版是孙楠和张惠妹演唱，英文版是孙楠和李玟演唱。

有人说，这首歌后来没像预期中火爆，让心高气傲的孔祥东有了巨大的挫败感，导致了后来的抑郁。但孔祥东至今在工作室忙碌时，仍然还会穿着印有Forever Friends的T恤。“其实当年这首歌曲所获得的社会公众的认可与喜爱，已经远超我预期，”他承认这首歌曲是自己抑郁的导火索之一，但原因却跟外界传言不太一致，“主要是当时我作为音乐家，都是‘闭门造车’、关门练琴，对社会的接触还是太少，所以在这首奥运歌曲运行和推动的过程中，我碰到了很多自己没想到过的困难，这些困难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力。”

孔祥东渐渐被无边的黑暗吞噬，这段时间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志性事件，他就如溺水之人，慢慢滑入其中，察觉到不对，已难以摆脱，“大概有8到10年吧。”

音乐是拉出来的一道光

孔祥东曾回忆过那段人生黯淡的日子。他闭门不出，不愿意意见任何人，所有的外出散心邀约统统拒绝。他甚至一度在狂风暴雨的台风天，站在阳台的边缘长达10分钟……

孔祥东的一些粉丝，很反感他在访谈中被问及抑郁症的事，但他本人丝毫不介意，甚至愿意主动讲述。“我希望我的经历，能给到别人一些鼓励，如果一万人当中哪怕只有一个能因为看了我的消息而获得一些启发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，更何况远远不止呢？”他说，自己走出来的真正

动力，是他此前从未意识到的音乐的力量。

在陷入泥淖中后，孔祥东一度换了二十几次电话号码，就为了怕朋友们找到自己。“他们也许是怕我饿死吧，有些人就直接来敲门了。”逃无可逃的孔祥东，只能“被迫营业”表达感激，“我是个演奏家，就给他们演奏我经常弹的肖邦、贝多芬、李斯特、拉赫玛尼诺夫、柴可夫斯基，他们似乎挺开心的，但他们鼓掌，我总觉得只是在‘应酬’我。”

高度敏感的他觉得自己不需要这样的“场面话”。他提出要为来访的朋友作曲，朋友们表现出适度的惊讶，问“你还会作曲啊”，演而优则导的他创作了作品，朋友们听完又是鼓掌，孔祥东却又不满意了。“他们很开心，我就觉得他们是为我开心的另一种‘应酬’，所以我不要他们的掌声，我要他们流泪。”

他开始让朋友们给自己四个音，然后自己创作，“把他们一生的故事弹出来”。至今他还记得首次为三个朋友作曲的场景，两个他熟悉一个他不熟悉的朋友，“三个人都哭了，不是号啕大哭，其中一个人是有点小抽泣”。这让孔祥东无比震惊，“我弹贝多芬他们不哭，弹李斯特他们喊‘BRAVO’，弹肖邦他们说‘写意’，我的作曲怎么就让他们真金白银地流眼泪了？后来我知道，因为经典作品他们已经有心理预期了，而我新创作的作品让他们有好奇心，可以专注地投入聆听，随后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——他们给我四个音的时候，某种程度上，就跟我的创作起到了一个接驳的作用。”

如今，孔祥东已经为超过3000人创作过专属作品，在他埋头创作的同时，音乐也像一束光，将他从黑暗中一步一步地引

领了出来。

55岁的人生 就像音乐会的下半场

孔祥东有一处挺大的房子，买得很早，购房款的第一笔，来自他为刘德华创作的歌曲《爱你一万年》的版权。这首歌当年在华人圈大红大紫，将版权放在香港的孔祥东，每年都能从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收到不菲的版权费。从最初出名开始，孔祥东走的就不是传统钢琴家古典乐的路，他早早跨界：他和四大天王等流行巨星都有合作，他的唱片封面照片相当“偶像派”，让他一直被粉丝叫“钢琴王子”……

“现在不是王子，是‘王爷’了，”他摸着铮亮的光头调侃自己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就不想被经纪公司操控自己的发展方向，经历过人生的阴霾，他更是活得通透，每天只要醒着，95%的时间都是在跟音乐发生关联，无论是练琴、创作、演出，还是做教材、做采访。“我不是一个特别刻意的人，希望自己所谓的音乐事业一定要到什么地步、一定要去哪里演出，现在我终于活到了一个不

用再去担心生计的年龄，只要我喜欢的音乐会，我愿意去的，大家请我，我就去弹，费用不多也没关系。”

他55岁的人生，经历了泾渭分明的三个阶段，就像是三首钢琴曲：第一阶段犹如李斯特的《西班牙狂想曲》，“这是我当年在各个大赛横扫千军的曲目，跟我当年的状态很接近”；第二阶段人生阴霾期，他想用自己创作的那些四音曲，来表达“不断search自我”的过程；2023年10月13日，孔祥东和上海爱乐乐团的一场重磅音乐会，正式宣告复出，他挑战的第一首曲子——拉赫玛尼诺夫的《第三钢琴协奏曲》，也是他当下的心境。

觉得自己如今“很幸福很富足”的他，说“其实一切都是刚刚开始”。他不想给自己人生音乐会的下半场设定具象的目标，“我没有计划，也没有时间表，我只有一个小心愿，希望无论是我演奏的音乐，还是我创作的音乐，我都希望能在更多场域当中，与人心接驳。人的脚步行进到这个年龄，对我孔祥东来讲，音乐已经不只是音乐，它就是我的”人生。



孔祥东做客《上海文化Talk》。

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